

# 礼乐河的美

□孙同林

一河清水本来就很美,又冠之礼乐名,便如锦上添花了。礼乐自水流而来,浸润了一河两岸的土地,滋润了沿河的蔬果草木,养育了一河两岸的居民。

礼乐的话题自古而来,《论语·八佾》中说:“人而不仁,如礼何?人而不仁,如乐何?”意思是:一个人没有仁德,他怎么能实行礼呢?一个人没有仁德,他怎么能运用乐呢?周代以礼乐为工具来维护天子的宗法统治,形成了周代特色的礼乐制度、礼乐文化和礼乐文明,这对后来历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

被称为礼乐河的地方,自然而然地便有了天然润泽的美。

礼乐河地处如东县西北的古镇袁庄,河道东西流向,西与如皋市境相接,北跟海安市交界。礼乐河并不长,东至江海河,西到新建河,十数里,但这里人口密集。人多势强,人多力量大,但人多带来的问题也不少。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,人们最为担忧的便是生态环境及资源受到破坏和污染。礼乐河受到生态问题的严峻的挑战。

改革开放前,礼乐河两岸的住户都十分贫穷,河道里时常漂浮着垃圾,村头路旁的树木已被砍伐掉,鸟儿们没有了栖息的地方。这些年,从吃饱饭到求发展,聪明的礼乐河人准确把握国家的富

民政策,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探索以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,经过不懈努力,渐渐显出成效。河北岸的公路沿线,建成数十家企业,优胜劣汰,一些污染企业关门或撤转,门业、服饰业、空调业、工艺品业、健身器材业等等,无污染企业成了这里的主导产业。从事农桑的人们,充分利用土地资源,经营起新兴产业。过去只种水稻和麦子,解决了温饱;现在改变思路致力于发展生态农业,种植时令果品蔬菜。美丽的花朵和挂满枝头的累累果实,装扮了礼乐河两岸的大地。

在礼乐河南岸,有个江苏省美丽乡村孙庄,村子里仿佛有磁铁般的吸引力,吸引不少外地人前来创业,他们带来不少新鲜气息,给这片土地增添了勃勃生机。村干部带领这些“智者”们追赶科技新潮,近几年,建成数百亩智能大棚,种植阳光玫瑰葡萄,还有经营多年的千亩特种蔬菜园等多个农业示范基地、生态农业观光园,一筐筐鲜美的蔬菜,从碧水绿岸之间送往城市,运往国外。当地村民人均收入比十几年前增长了数倍。他们说:“富了口袋还要富脑袋,美了家园还要美村庄。”近年来,他们又将当地的特色文化做成品牌,目前正在筹划建成农俗民风展示馆和草木乡村读书社,以此为岁月的变化

留下痕迹,让世人品味到时代发展的美好。在孙庄村西首的海河滩村建起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“扶海田袁”——一个占地近百亩的碧水红花绿地农民公园,扶海田袁是袁庄镇的一个文化园工程,如今已成为附近农民消闲健身的好去处,每到春暖花开时节,满园桃花映红了一张张游客的笑脸。

保护生态和乡村创新发展让礼乐河人尝到甜头,新点子新思路一个个往外冒。他们还打算今后进一步利用现代科技和信息化的手段,开展手机导航、智慧旅游,将大数据与美丽乡村、乡村振兴结合,让专业人才有更多的机会大显身手。到那时候,礼乐河畔的村落会更加注重生态,比如让人们在花海中徜徉,歇下脚步时,路旁有香甜的玫瑰葡萄,尝一口,甜到心里。

今秋的一个中午,我去到礼乐河边上的一家小饭馆用餐,饭馆临河,饭前,我推开窗户,天正下着小雨,眼前是一片雾蒙蒙的景色,河对岸的小楼倒影在河水里,随着河水摇荡,直摇得人心醉。绿树与河水相依,绿树丛中现出白墙灰瓦的房舍,如一幅美丽的国画。在礼乐河北岸,就住着一位姓康的画家,礼乐河在他笔下成为“网红地”。而礼乐河南,一位喜爱涂鸦文字的手写者,自作主张,将原来的李路河名写成今天的“礼乐河”,弄得外地游客慕名来寻。因礼与乐在此地早已扎下深根,于是,在人们心中,便已认定此“礼乐”了。

来过礼乐河,眼中的世界果真是芳草地,长溪边,鸟飞鱼腾,水清岸绿,美不胜收,而不断走向富裕的礼乐河人也一个个谈吐不凡,妙语连珠。我亲耳听到一位住在礼乐河边的老人说:“我们现在的日子呀,早晨听着鸟儿的啼鸣醒来,夜晚伴着蟋蟀的叫声入睡。”他只是一位普通农人,但他的话却带着诗意。

行走在这里的乡村路上,周围是看不清边际的花木绿地,在树林与庄稼地相同的地方,常常出现人鸟共舞的美妙景色,大型拖拉机在田间作业,一只只白鸟围绕拖拉机翩翩起舞,它们并不怯机器,也不惧人,看似要飞往高处,却又优美地折回身来,飞到观望者的头顶上欲停又起,似乎是在与人嬉戏。人们还惊喜地发现,在周边的乡村,出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美丽大鸟,它们在如东东部的南黄海滩涂上悠然自得,在如东西部的内陆自由翱翔,或漫步觅食,或相互追逐。鸟儿们也青睐这片美丽的水土。鸟儿们的到来,充分说明当地生态环境的美好。

地方之美,美自地名,更多的源自这里人的奋斗,大美的人文。

## 笑向未来

□顾光燧

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的深河时期,短暂的岔枞马之后,便是三十多年的宾山时光。宾山,县城掘港别称。诗中“一路山歌”、“难得明白”和“跪着读书”皆为我文稿集名。写作该诗时,为阴历冬月初七,是我七十虚岁生日。是时,全国东部二十多个省市连续多日有严重雾霾,至此今日,宾山刚好霾散。雾霾如我眼疾,白茫茫一片,故诗中有句说之。

穿上深河的草鞋,  
去到宾山的石街。  
踏着一路山歌,  
五十里,走了七十载。  
一步步,一声声,  
探索难得明白。  
草鞋石街成记忆  
笑向未来。

如今七十不古稀,  
应求生死自在。  
跪着读书听妙声,  
沉梦方醒哑谜解。  
心中有光照,  
哪来眼前雾霾?  
待到深河宾山水土净,  
喜见莲花开!

## 念奴娇

□樊泽兵

热忱仁者,感天公作美,江城循迹。高架巨车骏马,楼宇凛影沉壁。青翠群山,支云依旧,扬子悠悠碧。兼葭频首,仰亲民伟伟业。

小聚酒美食全,老朋友会,笑举杯茶揖。诗苑聆听精品座,格律推敲唯切。望重德高,促膝谈吐,共探生花笔。税涵诗韵,春来华盛祥吉。

## 滨江抒怀

□周建荣

一  
大江欢腾入海奔  
潮平岸阔万象新  
山水人城和谐处  
喜望五山精气神

二  
柔柳数枝摇碧水,  
阳光千缕暖江湾。  
秋风自在人潮涌,  
昔日美秀今复还。

## 七律·望江有感

□顾王超

万里长江潮水平,  
奔流东去伴鸥鸣。  
凭栏放眼舟轮过,  
侧畔停足峰苑青。  
飞架两桥南北畅,  
振兴四海海江行。  
通城巨变惊世叹,  
忘返流连日更新。

## 初冬采风两首

□施健

其一  
细雨初霁散阴郁,  
五山晚绿缀江湾。  
绿植园里拾冬趣,  
幸遇稀豚竞逐帆。

其二  
新找黄苇千帆渡,  
阔堤绿垄万众慕。  
追江赶海砥砺行,  
沧桑巨变畅途途。

## 临江感怀

□黄金

沧桑数静海,  
五山一字排。  
正是芦花舞,  
三水万舸来。

注:  
1、静海,南通别称。  
2、三水,即江海湖水。

## 浇泥浆

□夏俊山

早晨开门,看到树枝上已有浓霜,不禁想起了浇泥浆的岁月。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中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天。早晨,生产队长给我们分配的农活是:给麦苗浇泥浆。

泥浆来自河里的淤泥。大河里常年有扒泥船,河底的淤泥剩下的已经不多,队长便把目标转向铁船沟。

铁船沟淤积了不少又臭又黑的污泥,用水泵抽光铁船沟里的水,可以把沟底的淤泥全部作为泥浆,用来浇施麦苗。队长说,“庄稼一支花,全靠肥当家。”麦苗浇过泥浆后,就像盖上了一层被子,可以防止冻害,还能保湿、增肥、稳根。到了春天,这麦田就变成了绿色的一片,麦子增产就有了希望。

这一天,铁船沟的水已经抽光,淤泥露出了又黑又臭面孔。用舀泥的工具把这些臭泥和残留的水搅拌均匀,就是粘稠的泥浆,可以直接挑到麦田去浇。按照队长的安排,妇女们下到沟底,把泥浆舀到男人挑的粪桶里。男人们沿河沟一字排开,桶里的泥满了,便肩挑扁担,“嗨”地一声直起身来,顺着跳板往河岸上走。两桶泥浆,不下一百七八十斤,无论天气多么寒冷的,挑泥浆的。特别是有的田块离河远,挑到麦田时,一个个气喘吁吁,棉衣敞开,头上热气腾腾。浇泥浆了,有人左右开弓,泥浆泼洒出去,每一次都呈扇形,青青的麦苗顿时黑了一片。阳光下,那场景像油画一样,至今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浇泥浆,首先要挑。队长见我大口喘气,重新安排我下到沟底舀泥浆。

寒风中,我一步步向沟底走去,厚厚的淤泥浆又黑又臭,表面结了薄冰。我想到自己没有高统靴(那是少数人的奢侈品),将要赤裸双脚,踩破冰层,站在寒冷刺骨的泥中,顿时觉得有一股冷气沿着后背往上窜,一双脚好像也被冻住了,木桩似的一动不动。队长大概看出了我想退缩,冲我做了个脱鞋的动作:“快脱鞋呀,你这小子,看你是刚回乡的学生,让你跟闺女一起,是照顾你哩。”

天寒地冻,让我赤了双脚站在污泥中,还算是照顾?我真不想接受这样的“照顾”,可是,如果继续浇泥浆,那么重的担子压在肩上,还得顺着跳板往河岸上爬,我受得了吗?犹豫一阵,最终,我还是脱了鞋,硬着头皮下到沟底。赤脚一踩进泥浆,就像有针在刺,强忍住,之后,脚好像没了知觉。看看别人,那些和同样站在淤泥中的妇女,她们也没穿鞋(有高筒靴的人太多了),倒好像一点儿也不冷,干得挺欢的。我忍不住大声问她们:“你们不冷吗?”

“冷,也有办法,站的地方先放一把穰草,站在草上尽量少挪窝儿。”

“冷,不要怕,冷过之后,你的脚会发热的。”……我一问,搭腔的还真不少。有好心的还递给我一大把穰草,让我踩在脚下。我半弓着腰,拼足了劲儿,把泥浆往粪桶里装,渐渐地,我不仅感到浑身转暖,双脚也真的发热,一点也不觉得冷了。

干活的劲头上来了,情绪也好起来,为了给大家鼓劲,有人带头唱起了流行歌曲:“学习大寨呀赶大寨,大寨精神放光彩。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样啊,自力更生改变那穷和白……”寒风中,不少人也跟着哼起来。

收工的时候,鼻尖红红的,戴着棉帽的生产队长特意走过来,拍拍我的肩:“怎么样,穿着老棉鞋呆在家中时,你肯定觉得干不了这活儿。事实上,你只要勇敢地跟困难较一下劲儿,你就会觉得,困难不过如此……”

后来,高考恢复了,我想考大学,可是,没有老师,没有资料,困难重重。我想起了浇泥浆的岁月,想起了那些被泥浆压了一个冬天的麦苗。麦苗熬过了冬天,迎来的便是绿色的希望,金色的收获。就让我跟困难“较一下劲儿”吧!

凭着一股不怕苦,不怕累的拼劲,我终于如愿以偿,考进了大学。今天,早晨的霜花告诉我,冬天来了。我又忆起了浇泥浆的岁月。我总觉得,又苦又累的浇泥浆,同样有着自己成长的营养!



卢雪 画

我在见到它们的一瞬间,完全被击倒。穿透大地和水域的绿色水波,击碎我柔软的情愫。

## 一池开花的茨菰

□关立蓉

在乡间,无论是田地还是池塘,花,是最容易被埋没的。是啊,在乡野,哪种植物不开花呢?把香气散得到处都是,鲜有人去欣赏。农人们辛勤地在花旁劳作,也是浑然不觉。但这一池茨菰花,开在父母家后院的池塘里,我在见到它们的一瞬间,完全被击倒。穿透大地和水域的绿色水波,击碎我柔软的情愫。

终于有时间可以回家看看,一夜奔走,回到故乡已是深夜,早晨还是醒得早,想起父亲曾在电话里告诉我,在池塘里种了些茨菰,我便想去看看。

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晚,立冬时节,还没有一丝寒凉的滋味。清晨,乡间空气里漂浮着细微的沁人心脾的气息。四周寂寂,偶有一两声鸟儿的鸣叫。我以为我所看到的池塘,一定是类似枯荷的景致,而远远的,我却看见一大片绿,在初冬的田野里活泼着。

偏僻的乡间池塘,这一池茨菰,遍身碧绿,带着湿漉漉的水汽,竟有着出水芙蓉般的清爽,在碧水

的润泽下,漫过整个池塘,甚至有些绿,沿着单色,一路爬上岸。这绿,如此恣意、纯粹。它的叶,似箭状,形若燕尾,自然舒张,作飞天之势,难怪人们称茨菰为燕尾草。一茎挂数朵,大都瓷白色,还有夺人心魂的紫色。三瓣小花,小而繁多,有着深黄的蕊。我走下几步,端着茎上不染纤尘的花瓣,温润晶莹的黄蕊,从静谧里传递过来的柔软和恬静,如翩翩的彩蝶停栖在绿茎上。一阵风过,四周田野,枯叶纷飞,唯有这池塘,叶上含情两枝芳,柔弱难胜露露妆。

在这片绿色的世界,茨菰已经不仅是风情于水面的舞者。一面是澄澈的水面,一面是叶呈箭状指向无垠的苍穹,一切都和谐在这清展的静默之中。它周身碧绿的生长力量,带着水的温情,在水面之上的天空与水底下的洄游间,修炼成向深处潜滋暗长的坚韧,凝聚成如杏的球茎,一根十二子。与它在这静谧清晨的相遇,似乎是天意的重逢,无言的质朴在内心肆意生长,热流涌动,澎湃

于心。一瞬间,我突然明白了,为什么称茨菰为慈姑。

在城市的冬天,几乎天天要与茨菰见面。超市、菜场,毛茸茸的茨菰,堆满主人的摊点。老皮青黑,嫩处发紫,有环凸起,最奇怪,它有个小嘴儿,似动画上的葫芦娃,头上戳条天线,天线有点弯,辫断着,是层层芽苞,如百合的茎,白得耀眼,让人心动。其实茨菰,没有芋头的香糯,也没有荸荠的脆甜,但不妨碍人们总要隔三差五地买上一些,做一道属于江南风味的茨菰汤。

当它成为佳肴,被端上餐桌,谁会念起它的前世今生?它曾在四季里摇曳身姿,开出那么美的花。它的花,仿佛从天地间款款走来,在岁月的茎上盛开着自己的悲欢,不惊艳,不扰人。或许无人欣赏,对它来说,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它只是顺应着自然的法则,一路开下去,就像我们寻常的人生,一生默默,无关繁华,用悄无声息的爱和慈悲,安抚着尘世间那些薄凉寂苦之心。

茨菰,慈姑。